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中華書局

松陵集校注

第二冊

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松陵集校注

第一冊

〔唐〕皮日休
陸龜蒙 等撰
王錫九 校注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松陵集校注/(唐)皮日休等撰;王錫九校注. —北京:
中華書局, 2018.5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ISBN 978-7-101-13147-5

I. 松… II. ①皮…②王… III. 唐詩-選集
IV. I222.7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8)第 056836 號

責任編輯: 許慶江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松陵集校注

(全五冊)

[唐]皮日休 [唐]陸龜蒙 等撰

王錫九 校注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80 印張·11 插頁·1560 千字

201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3000 冊 定價: 256.00 元

ISBN 978-7-101-13147-5

松陵集序

前進士皮日休 撰

詩有六義其一曰比比者定物之情狀也則必謂之才才之備者於聖爲六藝在賢爲聲詩噫春秋之後頌聲亡寢降及漢氏詩道若作然二雅之風委而不興矣在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之作三言者曰振振鷺鷺于飛是也五言者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是也六言者曰我姑酌

宋板連序本

註體已盡學宋本
字在卷下後同此

題宋三四格不字

松陵集卷第一

往體詩一十二首

讀襄陽耆舊傳因作詩五百言寄皮襲美

鄉貢進士陸龜蒙

漢臯古來雄山水天下秀高當軫翼分化作英髦
囿暴秦之前人灰滅不可究自從宋生賢特立冠
耆舊離騷既日月九辯卽列宿卓哉悲秋辭合在
風雅右龐公樂幽隱辟聘無所就祇愛鹿門泉冷



序

二〇〇四年，錫九出版了《皮陸詩歌研究》，該書第一次對晚唐詩人皮日休、陸龜蒙的詩歌作了全面的研究。得錫九贈書後，我爲該書所取得的成就興奮不已，曾多次慫恿錫九，認爲如能在此基礎上，再行將《松陵集》整理出來，一定更有功於學界。由於錫九當時正在撰寫《劉克莊詩學研究》一稿，未能及時措手。從二〇〇七年開始，錫九心無旁騖，經過六年的不懈努力，現在終於完成了《松陵集校注》，並將由中華書局出版。看到當初的建言，通過錫九的努力，終成現實，我也分享到了一份成功的喜悅。緣於此，當錫九提出要我爲本書作序時，雖然深知自己不配承擔此事，但由於我對錫九撰寫此書情況長期關注，覺得畢竟有些話要說，所以還是不免覲顏爲之。

唐代的唱和詩結集甚夥，但在宋代以後逐漸散佚，只有《松陵集》，由陸龜蒙編輯，皮日休作序，結成集子，此後歷代流傳，一直完整地保存到今天。像這樣一部重要的唐代文學文獻，向來沒有人進行校注整理，實在是一件憾事。錫九的這部《松陵集校注》，填補了一個重要的學術空白，其意義是不言自明的。

《松陵集》是皮、陸等人的唱和詩集，內容上以日常生活題材爲主。但是，皮、陸善於發掘詩料，如《太湖詩》二十首、《四明山詩》九題兩個組詩，以及大量的漁、樵、茶、酒等詩篇，均極力搜尋，超出前人範圍，他們以此施展詩藝，顯示才學，創造詩中新境，追求新的詩趣。歷代文人在唱和詩創作中逞強爭

勝的意識一直很强，到中唐元稹、白居易等人唱和時，更是以難相挑，把詩做得「韻劇辭殫，瑰奇怪譎」（白居易《和微之詩二十三首序》）。皮、陸是唐代唱和詩的殿軍，他們對前人幾乎所有的唱和形式都加以學習、繼承，並且創造了幾種全新的所謂「雜體詩」的體式，炫才鬥巧，影響後代甚鉅。這些自然極大地增加了注解其詩歌的難度。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當古籍整理工作全面恢復以後，上海古籍出版社曾組織出版唐人小集。我本以為皮、陸二人的詩集會列入其中，但後來從該小集《出版說明》中得知，這套叢書所出的是「雖非大家而其作品卓有可觀的唐代詩人數十家的詩集」，而「李杜、王孟、高岑、韓柳、元白、皮陸」屬於「大家」，故皮、陸詩就不在人選之列了。一晃近三十年過去了，無論是皮、陸兩家專集，還是他們的唱和詩集，均未見有注本問世。現在錫九的這部《松陵集校注》雖非皮、陸詩集全注，但其書詩歌作品數量達六百九十八首之多，其中皮、陸二人的詩六百五十七首，已經占到二人全部傳世作品的大半，而且這些詩在皮、陸作品中又屬誇侈門靡，在詩法和詞語上都不易把握者，因而《松陵集校注》一出，皮、陸二人專集解釋的難度，也就約略減其大半了。錫九從事這項工作，數年間，不論寒暑，以全部心力投入，凡詩中歷史事實、典故詞語、方言俗語、詩體形式，都傾力搜索，詳為注釋，由此可以看出他扎實的學術功力。儘管以一個人的精力和學識，完成這樣一部一百餘萬字規模的大書，不可能盡善盡美，有些地方還有待今後仔細打磨，填補漏缺，精益求精，但就目前的成書而言，它無疑是一部具有重要意義的古籍整理著作，對唐詩乃至中國古代詩歌史研究，會起到應有的推動作用。

錫九是安徽師範大學中文系一九七五級學生。在校期間，勤奮學習，成績優秀。當時擔任他們唐

宋文學課程的是劉學鍇老師。錫九在學業上得到劉老師的親自指點。大學畢業的當年，國家恢復研究生招生制度，錫九考入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師從詞學大師唐圭璋先生、著名唐詩專家孫望先生，攻讀碩士學位，打下了扎實的學術功底，為他以後的學術研究奠定了基礎。研究生畢業以後三十多年，錫九一直在高等學校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和研究。他在唐宋詩歌研究上成果豐碩，出版過《唐代的七言古詩》、《宋代的七言古詩》（北宋卷、南宋卷）、《金元的七言古詩》，以及上文提到的學術著作多部，受到學術界的推重。《松陵集校注》的出版，更是他的一項重要學術成果。我祈盼錫九今後有更多更好的著作問世，在學術研究上取得更大的成績。

余恕誠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於安徽師範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

前言

《松陵集》是一部晚唐詩人群體的唱和集。唐懿宗咸通十一、十二年（八七〇—八七一）間，崔璞任蘇州刺史，辟詩人皮日休爲從事。皮日休在蘇州任職一個月後，即與本地的隱士、詩人陸龜蒙結識，兩人意氣相投，過從甚密，在此後一年有餘的時間裏，頻繁地進行詩歌唱和活動。除了他們二人之外，還有蘇州刺史崔璞、浙東觀察推官李穀、流寓吳中的張賁、崔璐，以及吳地文士魏朴、司馬都、顏萱、鄭璧、羊昭業等人，也參與了唱和詩的寫作，從而形成了這一詩人唱和的群體。在文學史上，這一群體被人們稱作「松陵詩人」。由於它是以皮日休、陸龜蒙爲代表的，所以通常也被稱爲「皮陸詩派」。「皮陸」并稱也是因爲這一唱和活動而形成的。隨着咸通十二年暮春崔璞罷職，這一個詩人群體也就不復存在了。大約就在此時，陸龜蒙將以上詩人的唱和之作編輯成集，請皮日休作序。比較特殊的是，本集中還收錄了無法知曉其人的清遠道士和幽獨君這兩位無名氏的作品，以及顏真卿、李德裕和皮、陸的追和之作，開創了文學史上一種新的唱和方式。皮日休在《松陵集序》裏詳述了詩歌史上唱和詩的發展變化和相關的理論問題，以及此集中詩人往來唱和的具體情況，並將其命名爲《松陵集》。這就是《松陵集》結集的大致情況。從此，

《松陵集》一直被完整地保存下來，流傳至今。現存的明代以來的版本頗多。這與其他衆多的唐代詩人唱和詩集都已經殘缺甚至散佚不存不同^①。明胡應麟就說過：「唐人倡和寄贈，往往類集成編。然今傳世絕少，以未經刊落，故尤難傳遠。……至《通考》則僅存《漢上題襟》、《松陵三種數》。今惟《松陵》行世，餘悉不存。」^②對於這個唯一留存下來的唐人唱和詩集，我們應當格外珍視。

根據我們的統計，《松陵集》共收錄詩歌六百九十八首，詩序（包括皮日休《松陵集序》）二十篇。除了皮、陸以外，集中其他人創作的詩歌（包括參與其中的聯句、問答等）總共只有五十餘首，這就簡單而明白地告訴我們，皮、陸二人在《松陵集》裏具有絕對主導的重要地位。皮、陸二人的作品，分別還有詩文集《皮子文藪》和《笠澤叢書》。但是，他們并稱為「皮陸」，其詩歌被稱作「皮陸體」，則都是由他們的松陵唱和詩所獲得的。可見，《松陵集》是他們在詩歌創作上取得的主要成就，他們在詩歌史上的地位和對後世產生的影響，也主要是松陵唱和詩決定的。至少，歷代的詩人和詩論家是這樣看待他們的詩歌的。當然，他們在《皮子文藪》和《笠澤叢書》裏的詩歌也別具特色，不可忽視，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了。正因為如此，所以才會在《皮子文藪》和《笠澤叢書》流傳的情況下，論者往往以《松陵集》來評述他們的詩歌。這種情況，從宋代直到明、清時期仍然如此。如宋人反復稱說「皮日休《松陵集》」，「《松陵唱和集》」^③，「今蜀中惟《松陵集》盛行，《笠澤叢書》未有」^④。王夫之《唐詩評選》評皮日休《西塞山泊漁家》詩，明明是《皮子文藪》裏的詩篇，但他却從皮、陸唱和的角度立論：「皮陸松陵唱和詩，奕奕自

別，巧心佳句，誠不可掩。」賀裳《載酒園詩話·又編》有《皮日休陸龜蒙》的專條，也是僅從《松陵集》來論他們的詩歌：「讀《松陵集》，仿佛猶存其致。」都可以說明這個問題。其實，注意一下人們歷來以「皮陸體」⑤、「松陵體」⑥來概括皮、陸詩歌的成就和特色，就更能說明問題了。下面，我們擬扣住「皮陸體」這一命題，來對《松陵集》裏的皮、陸作品在題材內容和藝術風格上的基本特徵，作一番簡要的論列。

在《松陵集》裏，皮、陸反復唱和，比較集中表現的是三個方面的題材內容，一是隱士的閑逸曠放，二是貧士的貧病困頓，三是瑣細的日常生活。而這一切又都是以展現隱逸的趣尚為結穴的。皮、陸很善於通過刻畫山水來表達隱逸的閑適曠放情懷。如皮、陸《太湖詩二十首》、《四明山九題》等，都表現了他們徜徉山水、探奇訪幽，以企求遠離塵囂的隱逸情趣。皮日休在《太湖詩二十首序》中說：「道之不行者，有困辱危殆；志之可適者，有山水遊玩，則休戚不孤矣。」陸龜蒙在《四明山九題序》裏說這組詩是「語不及世務」的「有道之士」，向他「語吾山之奇者」，要他寫出其「佳處」的作品，都將這一層意蘊表述得十分清晰明白。也有的是通過欣賞景物，興感抒懷，來表現隱逸的閑適情趣，如《夏景無事因懷章來二上人》、《夏景冲澹偶然作二首》、《初夏即事寄魯望》、《秋日遣懷十六韻寄道侶》、《新秋言懷三十韻》、《江南書情二十韻，寄秘閣韋校書貽之、商洛宋先輩垂文二同年》等唱和詩中，所見、所聞、所感，無不具有隱逸的意緒和情趣。「泉爲葛天味，松作羲皇聲」、「覽物正搖思，得君《初夏行》」。誠明復散誕，化匠安能爭」等相同意旨的詩句，常在詩中出現，正表現了所謂「閑心放羈勒」的閑適疏放之情。

皮、陸還有大量的叙寫有關漁、樵、酒、茶的詩篇，《松陵集》第四卷共一百一十二首詩，全部都是上述四個題材的篇章。他們以此為載體，直接表現了文人的隱逸生活內容和生活方式，表達了寄情於其中的隱逸思想和情趣。除此以外，《松陵集》裏更有許許多多涉及漁、樵、酒、茶的詩篇，如皮日休《釣侶二章》、《魯望以輪鉤相示緬懷高致因作三篇》以及陸龜蒙的唱和之作，就是明顯的例子。有關漁、樵、酒、茶之事在《松陵集》裏廣泛而頻繁地出現在衆多的詩篇裏，正是皮、陸濃厚的隱逸情趣的表現。通過咏物抒懷的方式表現隱逸的閑適高放的情趣，在《松陵集》裏也頗為突出。它們與上述直接刻畫器具或叙寫有關漁樵之事的詩篇不同，而是皮、陸筆下另一種類型的咏物詩，它們往往將刻畫物象與抒發情趣結合得更緊密，藝術形象更生動一些，興會也更為濃厚，所以借物寄寓隱逸之情要更為透脫。如他們二人咏白鶴、咏白鷗、咏白蓮、咏浮萍、咏松桂、咏古杉等詩篇，都是顯例。還有皮日休《公齋四咏》（分別咏小松、小桂、新竹、鶴屏），《五貺詩》（分別咏五瀉舟、華頂杖、太湖硯、烏龍養和、訶陵尊）這兩組咏物詩，以及陸龜蒙的唱和之作，非常惹人注目。它們本來就有濃厚的文人氣息和雅士趣尚，皮、陸更在詩中滲透了雅潔脫俗、清閑高放的隱逸情懷。《松陵集》裏，皮、陸表現習禪慕道的作品頗多，有的直接寫作者的禪道活動，較多的是遊楞伽、訪上人、懷念學道的友人等，更多的是他們經常在詩篇裏表現出一股濃厚的道氣，如清余成教就指出：「襲美好以『僧』、『鶴』為對仗」⑦，並列舉了若干詩例。皮氏的這種寫法，實際上就是反復借「僧」、「鶴」以表現脫略世俗、清雅閑逸的隱逸情趣。綜上所述，可見《松陵集》裏，皮、陸表現其閑雅的隱逸情懷，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題材內容。

在《松陵集》裏，皮、陸經常表現他們貧病的窘況。相比較而言，皮日休寫其病寫得較多，差不多伴隨了松陵唱和時期的終始，陸龜蒙則與其酬唱。但在表現貧或貧病交加上，則是陸龜蒙的原唱寫的較多，而且皮日休的原唱也對陸龜蒙的貧病表現得很充分。皮日休《早春病中書情寄魯望》、《病中有人惠海蟹轉寄魯望》、《病中庭際海石榴花盛發感而有寄》、《聞魯望遊顏家林亭病中有寄》、《魯望春日多尋野景，日休抱疾杜門，因有是寄》、《卧疾感春寄魯望》、《病後春思》、《夏首病愈招魯望》、《病中偶作寄魯望》等許多詩，都是主動地寫自己的病，而陸龜蒙只有《病中秋懷寄襲美》等不多的詩篇直接寫自己的病。陸龜蒙自嘆貧賤窮困的詩就比較多了。長篇五古《讀〈襄陽耆舊傳〉》，因作五百言寄皮襲美》、《襲美先輩以龜蒙所獻五百言，既蒙見和，復示榮唱，至于千字，提獎之重，蔑有稱實，再杼鄙懷，用伸酬謝》、《奉酬襲美先輩吳中苦雨一百韻見寄》、《奉酬苦雨見寄》、《奉酬秋晚見題二首》、《襲美見題郊居十首因次韻酬之以伸榮謝》等許多篇章，都悲憫痛切地寫到自己的貧困艱窘。皮日休與陸龜蒙上述相對應的或原唱或酬答的詩篇裏，也都寫到其貧病交困特別是貧窮的窘境。這些詩篇，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皮、陸二人貧病的實際情況，但在深層意蘊上仍然是隱逸情懷的一種表現。因為這樣的貧病相兼的貧士，其實還是清高孤傲的隱士形象，所以，它們也還是展示了皮、陸的隱逸趣尚和精神風貌。細讀作品，我們很容易從中得到明確的體認。

叙寫日常生活的瑣細情事，也是《松陵集》裏皮、陸表現閑適的隱逸情懷的一個方面。諸如欣賞花草、遊覽林亭、參訪寺廟、設宴待客、蒔草種藥、趁晴曬書，甚至是朋友之間最平常最普通的往來饋贈

（物品上如魚牋、紫石硯、書印囊、紗巾、綠罽、竹夾膝等，食品上如魚、海蟹、橘子、野菜、酒等），都連篇累牘地付諸筆端，它們既富有文人的氣息，又都具有隱士生活的意蘊和趣尚。這種瑣細的日常生活情事，在《松陵集》裏得到了比較集中的表現，正反映了在皮、陸唱和時期他們清閑貧儉的生活狀況和高雅疏放的精神風貌。而這些無不都有一種隱逸的情趣。

顯然，以上所述的三大類作品，占了《松陵集》裏絕大多數篇章。其題材上的基本特徵，可以用清陸次雲論《松陵集》皮、陸唱和詩時所說的一句話加以歸納概括，他說：「皮陸此種詩雅正可法，令人觸處皆可成詩。」⑧「觸處成詩」，生活中凡事都可以入詩，對於《松陵集》來說，是頗中肯綮的。甚至可以说，它也是《松陵集》歷來受到人們重視的一個基本原因。我們說，它所表現的最核心的思想情感，就是隱逸的趣尚，應當說是切合實際的。《松陵集》裏也有一些關注現實、關心民生，表現用世志向的詩篇。如陸龜蒙《徐方平後聞赦因寄襲美》及皮日休的和作，反映了當時朝廷平定在徐州一帶發生的龐助叛亂一事，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更多的情況下，他們是在一些詩篇裏觸興而發，偶爾發出有關社會衰亂和民生艱難的慨嘆。如皮日休《太湖詩·崦裏》「苦力供征賦」，《茶中雜咏·茶竈》「如何重辛苦，一一輪膏粱」，陸龜蒙《奉和太湖詩·崦裏》「今來九州內，未得皆恬然」，《奉酬苦雨見寄》「去歲王師東下急，輸兵粟盡民相泣」等等，都可以說明這一點。但是它們在《松陵集》裏並沒有多大的份量。所以，上文論列的三大類作品是《松陵集》在題材上絕對的重點，也是後人看重它的原因，因此也就可以說它是「皮陸體」在題材內容上的基本面所在。

「皮陸體」另一方面的涵義，當然是指《松陵集》裏皮、陸作品在藝術表現上的特色，它實際上是包括了皮、陸唱和詩的形式特點和風格特色兩個方面而言的。明費經虞說：「皮陸體，晚唐皮日休、陸龜蒙之詩。酬唱往復和韻，莫盛於皮、陸。」^⑨就可以看出，前人是將皮、陸唱和詩形式特點，作為「皮陸體」的應有之義看待的。我們即從上面的兩個層面，對「皮陸體」藝術表現上的特點，作出簡要的論析。

「皮陸體」在詩歌形式上的創獲，主要表現在唱和次韻、聯句和雜體詩上。作詩唱和，早已有之，而「和韻」詩較早較著者，則是中唐元、白，宋人已有明確的論斷，清賀裳說「和韻」始于元、白作俑^⑩，最為簡明扼要。宋劉攽將「和韻」歸納為三個類型，他說：「唐詩賡和，有次韻（先後無易）、有依韻（同在一韻）、有用韻（用彼韻不必次）。」^⑪這三種「和韻」的方式，在中唐元、白的詩裏，都已經有相當明顯的表現，而到了《松陵集》，在皮、陸唱和詩裏就表現得極為突出了。皮、陸只有很少數的前人所謂「和意」不「和韻」的詩篇，絕大多數都屬於上述三種「和韻」詩。這三種「和韻」形式，依照其演進過程和難易程度，應當依次為：依韻——次韻。皮、陸對三種形式都創作了不少詩篇，但無論是就他們自己而言，還是與其他詩人相比較，皮、陸對出現得晚，但是最難工的次韻寫得最多，作了大力的拓展，也最為歷代論者所重視。南宋大詩人陸游說：「最後始有次韻，則一皆如其韻之次，自元、白至皮、陸，此體乃成，天下靡然從之。」^⑫確實，《松陵集》裏次韻詩數量之大，是詩人中前所未有的。皮、陸對於後來次韻詩的廣泛流行，靡然成風，起到了很大的推波助瀾的作用。宋代以來詩論家，都反復指出了這一點。宋嚴羽《滄浪詩話·詩評》：「古人酬唱不次韻，此風始盛于元、白、皮、陸。」明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三）：「陸

龜蒙、皮日休唱和，多次韻之作。」清吳喬《圍爐詩話》（卷一）：「步韻（按即次韻），元、白猶少，皮、陸已多。」他們的說法，是符合次韻詩發展的基本事實的。所以，唱和次韻確乎是「皮陸體」很重要的一點。

聯句也是唱和的一種形式，論者往往溯源至漢代，此處不詳述。唐代創作聯句詩的詩人頗多，成就最高的是韓、孟、皮、陸的聯句詩正是承韓、孟而來。皮日休《雜體詩序》云：「如聯句，則莫若孟東野與韓文公之多，他集罕見，足知爲之之難也。」《松陵集》裏皮、陸的聯句詩，也對後代詩人產生過一定的影響。清翁方綱說：「聯句體，自以韓、孟爲極致。然韓、孟太險，皮、陸一種，固是韓、孟後所不可少。」^⑬皮、陸的聯句詩，顯然是「皮陸體」在詩歌體式上的一個特徵。

《松陵集》卷十專門收錄皮、陸等人的「雜體詩」，上文所述聯句詩也在其中。但更多的還是一題一式，體式龐雜，紛繁多樣的詩體，確乎是所謂的「雜體」。它與南朝梁代詩人江淹《雜體詩三十首》側重於風格特徵是不同的。本卷前有皮日休《雜體詩序》一文，略述了「雜體詩」的發展，表明了他對「雜體詩」的認識和重視，也可以瞭解皮、陸二人在這方面的創獲。此文是文學史上有關「雜體詩」的第一篇專論。此前，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七〇）收錄了不少後來被認爲屬於「雜體詩」概念的作品，吳兢《樂府古題要解》則初步從名稱含義上闡釋了屬於「雜體詩」的作品。只有到了皮日休作出這篇序文，才從文學發展史的高度對「雜體詩」進行了比較全面深入的理論概括，這在詩歌史上是一個貢獻。我們特別重視的當然還是他們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時間裏，所創作的八十餘首雜體詩。在這當中，除了沿襲前人已有的迴文、雙聲、疊韻、離合、縣名、人名、藥名、風人詩等體式以外，還進行創變，創造了諸如縣名離